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上 下

二 冊

新 撰 普 通 尺 牘

定 價
五 角

附 詳 解 一 冊

是編分通候、榮擢、祝壽、道賀、勸勉、箴戒、饋送、延致、推薦、介紹、約游、嫁娶、嗣育、謝賀、告貸、雜借、歸還、償款、索催、復謝、請求、懇託、應允、辭卻、問疾、致唁、慰藉、雜事等類凡四百十六函擬事詳明聯詞愜當不拘拘一格而大致不外乎紳商學界往來酬答之言在初學讀之得窺門徑易就範圍即能作札者閱此亦可以觸類旁通誠新出尺牘中最合時宜之本不可不購也

商 務 印 書 館 行

二 冊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三 角

是書分二十五類約五百首短札長編無不悉具而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卷首附各種稱謂表尤便學者允宜日手一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

明

世宗皇帝

〔辛酉〕嘉靖四十年春二月辛卯朔日食

景王載圳之國初莊敬太子薨廷臣言裕王次當立不報帝晚年信方士語二王皆不得見載圳年少既與裕王同出邸居處衣服無別左右頗懷覬覦至是之國德安居四年薨無子國除

三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袁燁字懋中慈谿人爲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先是二

月日食微陰欽天監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嚴嵩以爲天眷趣禮部急

上賀燁亦以爲言尙書吳山仰首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邪仍救護如

常儀帝怒山引罪去遂以燁代山及七月又日食欽天監言食止一分

五杪例免救護燁乃阿帝意上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是以太陽

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大喜及是

薄蝕布算
可知本不
應少有差
舛若史書
所載當食
不食皆因

疏于推測
耳至于陰
雲不見於
屬偶爾被
遮乃嚴嵩
不食瑞應
修陳人所
徒為人所
鄙笑而食
煒且以遂
止為分經
謂為氣頌
銷鑠獻頌
貢諛小人
止圖榮寵
而罔顧事
理之是非
亦可醜矣

遂入閣煒本以青詞進與李春芳字子實揚州興化人嚴訥字敏卿常熟人郭樸並號青詞宰

相煒才思敏捷每撰青詞擬草立就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書一貓死命內直諸臣撰詞以獻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宴悅其詭阿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拊用之恩賜稱疊它人莫敢望

萬壽宮災 萬壽宮在西苑成祖舊宮也帝自二十一年宮婢之變即徙

居此是夜火作禁衛不及救乘輿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乃暫御玉熙宮

〔壬戌〕四十一年夏五月嚴嵩以罪免其子世蕃下獄 帝居西苑大臣希

得進見惟嵩獨承顧問御札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

志徧引私人居要地士大夫奔走輻輳皆惴惴事嵩然攬權既久帝亦

寢厭之而漸親徐階初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

語無不中世蕃頗通國典曉暢時務嘗自負為天下才蓋既毫皆且且及嵩妻歐陽氏死

世蕃居喪不得入直所代票擬嵩受詔多不能答每遣人持問世蕃值

其方縱淫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指所

進青詞又多假它人手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會萬壽宮災嵩請徙南

城離宮南城英宗為太上皇時所居也帝不悅而階營萬壽宮甚稱旨

帝居玉熙宮監甚欲有所營建以問階階請以三殿餘材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命階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十旬而工成帝即日徙居之由是帝益向階顧問多

嘉靖並置
若問方士
一聞即能
之言甚至
心動仙轉
以不仙煬
叩尚可言
蔽陶仲文
藉固寵繼
以藍道進
而由權出
退之權出
不難彰
則此而彰
自難語于
要難語于
也

不及嵩即及嵩祠祀而已未幾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語言嵩奸罪道行以扶鸞得

幸放惡嵩帝問天下何以不治道行詐爲乩語具道嵩父子弄權狀帝問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殛帝心動欲逐嵩御史鄒應龍字夢卿長安人

避雨內侍家偵知之因抗疏極論嵩父子不法應龍將具疏夜夢出鸞見一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塿其下甚壯二

注矢拉然覺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專劾世蕃罪狀因及嵩調愛惡子招賂市權亦宜亟放歸田且曰如臣言不實乞斬臣首以謝嵩世蕃帝遂罷嵩下世蕃詔

獄嵩爲世蕃求釋不聽法司奏論世蕃及其子錦衣鵠鴻客羅龍文俱

戍邊詔從之特有鴻爲民使侍嵩而錮其奴嚴年于獄龍文官中書與世蕃交關爲奸利而年最黠惡

士大夫無恥者擢應龍通政司參議侍郎魏謙吉柏鄉人等皆坐姦黨黜謫有

差

土默特即鼐盟小王子後嘉靖初徙幕東方按土默特舊作土蠻今改後仿此寇遼東總兵官黑春戰死土默特入撫

順成名在奉天府承繼縣東與興京接界復攻鳳凰城在今天府東南鴨綠江經此入朝鮮國春與把總田耕等力戰

三日夜死之

秋八月加戶部尙書高燿清苑人太子少保初大內災宦官有密收龍涎

香者至是帝索之急燿從禁中購得八兩用聖壽建醮日獻之大稱旨

賜銀幣尋加太子少保燿初賄嚴世蕃躡戶部尙書事在三十以貪穢著

及世蕃敗知不爲公論所容乃要結爲固位計

獲桃中官後 欺飾形跡 顯然嘉靖 何以遠信 為天賜至 苑鹿馴育 尤屬常事 乃輒目為 奇瑞至賀 告廟稱賀 且謂稱眷 祐非常誕 妄滋甚嘉 靖崇信左 道惑溺已 久較之庸 武尤為時 鄙爾從廷 附亦從天 實祥和而 紛夢囂先

九月三殿成 更奉天殿曰皇極華蓋殿曰中極謹身殿曰建極

冬十一月分遣御史求方書 帝晚年求方術益急陶仲文死乃命御史

姜儆南昌人王大任陝西保安人分行天下訪求方士及符籙祕書閱二年還朝

上所得法祕數千冊薦方士唐秩劉文彬等數人儆大任俱擢侍講學

士秩等賜第京師時嚴嵩既誅蓋道行亦被置富中教見嫉等帝眷依高意邑邑不樂中官因設詐以娛之嘗夜坐庭中復一桃御榻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喜曰天賜也修迎

畢璣五月明日復獲一桃是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謝玄告廟未幾壽輒亦生二子廷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管非常手詔褒答事在四十四年

〔癸〕四十二年夏四月總兵官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等擊倭

于福建破之 自倭去柯梅注見前浙東江北漸甯而患盡移于福建倭泊泉州衛指揮僉事

嶼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建甯德亦同安縣東南海中廣袤數十里同安五季閩縣惠安宋縣今俱屬泉州府福寧元州今升府屬福建甯德亦

五季閩縣今閩人在朝者爭劾胡宗憲嫁禍帝不問既而宗憲以罪被逮

宗憲初因世文華結歡嚴嵩父子文華死又因羅龍文以進賂及嵩敗言劾其黨嵩理得旨逮問既至帝以平汪直功釋之後復坐交通龍文罪下獄後倭尋陷興化府焚

掠一空移據平海衛明置今城故城在興化府莆田縣東不去自倭躡東南破州縣衛所以百

數未有及府城者興化故名郡最繁富既陷遠近震動詔急徵大猷充

總兵官繼光為副合兵往討時劉顯自廣東赴援以兵少壁城下不敢

戰大猷至亦不欲攻俟大軍之集乃與顯別邀賊于長樂唐縣今屬福州府殲之

敵近戒職正入靖烽宮禱不致罪這既而救總恒寇齒人私亦
亦交而啓警怯由援博伏乃實上警釐中火寇告宜任嚴旬騎
視雖祖必一廷獲竟刑楊難聞報嚴竟遠氣以急中楊京縱
爲玩護之切遇臣免以誅選復其匿祕徹顧速樞博掠

至是繼光以浙江兵來會

繼光先破倭于橫嶼，還浙江。橫嶼在甯德縣東南海中。

巡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令繼光

將中軍顯左，大猷右，合攻賊于平海。繼光先登，左右軍繼之，斬級二千

二百有奇，還被掠者三千人，倭遁去，遂復興化。其侵犯它州縣者，亦爲

諸將所破，閩患少熄。

倭起二十餘載，攻破城邑，殺傷官吏軍民，不可勝紀。轉漕增餉，天下騷然，至是大創而去。其後繼光大猷復連敗之，東南始得安枕矣。

冬十月，錫林阿巴圖爾

舊作把都兒，今改後仿此。

入寇，京師戒嚴。

虜數犯遼塞，總督楊

選囚繫三衛長托干

舊作通罕，今改。

令其子更迭爲質，托干、錫林阿妻父也。冀以

牽制錫林阿、三衛皆怨，至是錫林阿、巴圖爾等潰牆子嶺，入大

關名，在密雲縣北。

掠順義、三河，諸將趙榛、孫贍戰死。京師戒嚴，詔諸路兵入援，虜駐內地

八日，大同總兵官姜應熊敗之于密雲，乃退。詔誅選

初，寇之入也，帝方祠蠶，兵部尚書楊博不致奏謀之。

徐階、檄宣府總兵官馬芳等入援，會帝見城東火光，知寇已偪，大驚，諭階議逐寇，而芳兵已先至，階請亟賞之。令事譴京師及寇退，帝怒博不早聞，欲與楊選同論罪，階力爲解救，乃誅選而不罪博。馬芳字德馨，蔚

人。

〔甲子〕四十二年春二月，伊王典模

厲王嫡六世孫。

有罪，廢爲庶人，國除。

典模在國

多不法，常奪民舍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宅，不與，使人絕大壯飲食。

斃之，築崇臺連城，擬帝闕，強取民間子女七百餘，留其姝麗者，餘令以

金贖。巡撫張永明烏程人。等上言狀，詔壞所造宮室，歸民間女，執羣小付

常事刑政
愆失若此
國事安得
不壞邪

有司典模不奉詔法司言典模無藩臣禮宜禁高牆除世封從之

夏五月壬辰朔日食

〔乙丑〕四十四年春三月袁煒以病免

煒疾篤請假歸道卒

煒貴倨鮮渙故出除階門直以氣陵階館

關士出門下者斥辱尤不堪人皆畏而惡之及卒臨文榮

嚴世蕃伏誅

世蕃論戍雷州未至而返

初嵩歸至南昌值萬壽節使道士藍田玉爲帝建醮鐵柱宮田玉善召鶴嵩取其符籙并己祈

鶴文上之因乞移世蕃近地以便就養詞甚哀帝不許而世蕃遵返鐵柱宮在南昌城內中有鐵柱相傳許旌陽所鑄以鎮蛟螭之害明嘉靖後改名妙濟萬壽宮羅龍文一詣成

所即逃還徽州數往來江西與世蕃計事世蕃大治園亭勢燄不少衰

其監工奴見袁州推官郭諫臣

長洲人

不爲起會南京御史林潤

字若雨按蕭田人

視江防因與諫臣謀馳疏盡發其罪

疏曰臣巡視上江備訪江洋羣盜悉竄入逃軍羅龍文嚴世蕃家龍文卜築深山乘軒衣蟒陰有不臣之

心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搖惑人心近名治第山集勇士至四千餘人道路阻洶咸謂變且不測帝得疏大怒即詔潤逮捕

庭世蕃子紹庭官錦衣

聞命急報世蕃使詣戍所方二日潤已馳至世蕃猝不及赴乃械以行龍文亦捕得于梧州

既至京潤復劾嵩世蕃罪甚具且及冤

殺楊繼盛沈鍊狀世蕃喜謂其黨曰無恐獄且解刑部尙書黃光昇

江晉

人等以獄詞白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僉曰必欲死之階曰若是適

所以生之也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必如

是諸君且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爲手削其草獨按羅龍文與

簡擢出自
廷推實為
明代弊政
嘉靖獨除
特旨遷正
似能矯所
授止及侍
直諸臣而
郭樸高拱
仍由徐階
薦得預機
務究無塞
于其後張
源正用事
居專任私
遂為進退
意未流而
枚卜亦悉
付廷推則
更濁蓋難
人制乃下
乃馭下

汪直交通賄世蕃求官世蕃用日者言以南昌倉地有王氣取以治第

制擬王者又結宗人典樸陰伺非常多聚亡命南通倭北通虜共相響

應即日令光昇等疾書奏之世蕃聞訖曰死矣遂棄市籍其家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嚴訥禮部尚書李春芳並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

袁煒去後徐階當國屢請增閣臣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嚴訥罷訥仍掌吏部晨理部事暮直西苑供奉青詞積勞成

疾遂罷歸

與繩平潮人

〔丙寅〕四十五年春二月下戶部主事海瑞于獄帝久不視朝專意齋醮

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者至是瑞獨上疏論之

分辦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妄急率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推廣事例

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以猜疑誹謗數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

源子夫婦更食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

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

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聖賢垂訓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陛下

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彼不見生而降下何獨求之誠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

金三百餘萬兩七珍寶
服玩所值又數百萬
嵩及諸孫皆爲民後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黃金可三萬餘兩白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帝眷侍直諸臣厚凡遷除皆出特旨春
芳自學士至柄政凡六遷未嘗一由廷

大權太阿
且合旁落
上即所用
未能盡過
一失人其
患小若無
出之于下
論推讓未
必皆公議
所舉果盡
得入而黨
援將自進
風將自患
而啓其患
大命官不
政顧可立
輕于公私
乎重之間

利病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
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下一振作間而已

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

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在側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
于朝童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
息留中者數月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煩懣疾召徐階
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
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論死獄上階
力救奏遂留中

三月以吏部尙書郭樸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兼文淵閣
大學士並預機務樸拱皆由徐階薦召入直廬至是同入閣

夏六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旱

秋七月寇犯萬全右衛總兵官馬芳擊敗之錫林阿十萬騎入西路芳
迎之馬蓮堡堡圯衆請塞之不可請登臺亦不可開堡四門偃旗鼓寂
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旦芳臥日中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側
所爲明日芳蹶然起乘城指示衆曰彼軍多反顧且走勒兵追擊大破

之

時寇屢犯東西諸塞及冬犯固原總兵官鄧江敗死又犯大同參將崔世榮禦之與其子大朝大寶俱力戰死

冬十一月帝有疾

先是帝以久病忽欲南幸興都

即承天府

取藥徐階力諫

乃止既而服方士王金等所獻丹藥病遂甚

時方士至者日衆帝知其妄無殊錫金思所以動帝乃僞造諸品仙方與所製

金石藥同進其方詭秘藥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食

十二月帝崩

帝大漸自西苑還大內遂崩徐階草遺詔召用建言得罪

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一切齋醮工作及政令不便者悉罷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時高拱郭樸以階不與共謀不樂樸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兩人遂與階有隙

裕王載堉卽位

是爲穆宗

赦

以明年爲隆慶元年

釋海瑞于獄先是瑞在獄猶未聞大行狀提牢主事先知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于地終夜哭不絕聲及是既釋復故官俄再遷大理丞

穆宗皇帝

〔丁〕隆慶元年春正月罷睿宗配享明堂

禮部尙書高儀

字子義錢塘人

上言先

帝肇祀明堂奉睿宗配享今陛下踐阼睿宗已爲皇祖若仍配享上帝似非周人宗祀文王之義請罷大享禮從之未幾給事中王治字本道忻州人上言獻皇帝雖爲天子父實未嘗君臨天下雖爲武宗叔嘗北面事武宗今位武宗之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敕廷臣博議疏入報聞而已

追尊母杜氏爲孝恪皇太后

二月立皇后陳氏

通州人

以陳以勤字逸甫南充人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爲吏部侍郎

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以勤居正俱侍裕邸講讀至是並參大政徐時

贈以宿老居首輔與李春芳皆折節下士居正最後入獨引相體體見六卿無所延納間出一語輒中旨人以此嚴憚之重于它相

三月葬永陵諡曰肅皇帝廟號世宗

明史贊曰肅皇帝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肅然稱治順透議大禮輿論沸騰倭臣倡議事與大獄夫天性至情追尊立廟禮亦宜之然升祔太廟而歸于武宗之上不已過乎若其時紛紜多故將廢于邊賊註于內而崇尙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雖冀別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以下之主也已

夏四月御經筵

五月夏鎮在徐州府沛縣東北新河成初嘉靖七年河溢阻運總河都御史盛應期

請于昭陽湖

有大小二湖相連北屬山東縣南屬江南沛縣亦名山陽湖

東別鑿新渠以通漕廷議從之會應

期罷役中止至四十四年河大決沛縣飛雲橋

在縣南為往來津要

分爲十數股潰

入昭陽運道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

字士南高安人

循行應期舊迹請

開南陽

鎮名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北

留城

在沛縣東南即古留邑漢張良封此

上下總河都御史潘季馴

字時良烏程人

可衡言是河直秦溝

在徐州府銅山縣東北

有所束隘伏秋黃水盛昭陽受之不爲

壑也乃決計開濬身自督工重懲不用命者至是河成

西去舊河三十里舊河自舊城以北經數亭而

至南陽新河亦自舊城而北經夏鎮

而南陽與舊河合謂之夏鎮河

凡百四十里有奇又引鮎魚諸泉

在縣北凡三十四泉

及薛

河

在縣南源出寶峰山匯諸泉而爲湖西經山因名薛河

沙河

有二俱在縣北者曰北沙河源出縣北山下流俱入運

注

之築馬家橋隄

在沛縣

遏黃水入秦溝使不東侵運道乃大通方工未成

會河復決論者紛然謂衡故興難成之役以倖功及工竣羣議乃息

未幾

山水驟溢新河決壞漕艘給事中吳時來言新河受費舉郡縣諸水以一陡捍羣流豈能不潰宜以之設其勢衝乃開支河四洩其水入赤山湖

吳時來以還詔復故宜赤山湖在縣南與微山韓莊諸湖相連

連

高拱罷

初徐階甚親拱及拱驟貴負氣頗忤階世宗疾亟拱方直西苑

遽移具出

拱無子移家近直隸時竊出會世宗不豫誤傳非常拱遂移直隸器用于其家

沐陽人

所劾拱疑

出階指大憾之及帝卽位階爲首輔拱自以舊臣數與抗郭樸復助之

即此悉人重監軍竟

因事削應嘉籍應嘉掌吏科佐部院考察以吏部尚書楊博庇鄉里劾之帝責其體擢下閣臣給

事中歐陽一敬彭澤人等劾拱以私怨逐諫臣拱疏辯階擬旨慰留而不

甚譴言者拱益怒相與忿詆閣中御史齊康永平人為拱劾階坐黜于是

論拱者無虛日拱不自安乞罷歸

六月霪雨傷稼帝素服修省避殿御皇極門視事

秋七月遣使招撫山東河南流民給復五年

八月帝視國子監

九月諳達寇山西諳達數犯山西時邸富已死諳全在唐益用事尊諳達為帝治宮殿期

達晉大同兵弱事障至是復率衆數萬分道入井坪在明平府平魯縣南有城明朔州

偏頭關老營堡名在甯武府偏關縣東亦成化中建諸處邊將不能禦遂長驅破石州今汾州府永甯州本

唐宋石州明因之不改殺知州王亮采大掠孝義後魏永安唐改名今縣屬汾州府介休漢界休晉改界

府州平遙漢平陶後魏更名今縣亦屬汾州府文水隋縣今屬太原府交城亦隋縣今屬太原府大谷漢陽邑隋改名今縣屬太原府隰州注見

前間男女死者數萬而三衛句土默特注見同時入寇薊鎮昌黎注見

撫甯注見樂亭金縣今屬永平府盧龍皆被蹂躪遊騎至灤河京師震動三日乃

引去諸將追之敵出義院口在撫甯縣東北有關會大霧迷失道墮棒槌崖中人馬

枕藉死者甚衆

郭樸罷初言官劾高拱者多及樸拱歸樸亦求去帝固留之御史龐尙

鵬字可南南海人凌儒秦州人

等攻不止遂乞歸樸家居二十年卒諡文簡

冬十一月以王崇古字學南蒲州人總督三邊時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

部賓都舊作窩革今改後仿此

駐牧大小松山大松山在涼州府平番縣東北接關州界小松山在其北爲邊陲要地南擾河湟番

族環四鎮延綏甯夏固原甘肅是爲陝西四鎮皆寇乃擢崇古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延甯甘肅

軍務

〔戊辰〕二年春正月杖給事中石星字拱辰東明人于廷黜爲民星上疏言陛下爲

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朝講久廢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

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帝大怒詔杖六十黜爲民中官陳祥者以造作奇巧得幸

會監杖星大顯之神怒于重杖星絕而復甦其妻鄭誤聞星已死遁歸柱死聞者哀之

一月命廷臣舉邊才

三月立子翊鈞帝第三子爲皇太子卽神宗

京師地震

夏五月以都督同知戚繼光鎮薊州繼光與俞大猷均稱名將而繼光

餘鹽爲階所格。至是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帝意亦漸移。許之。

知者浙兵
即素烟步
伐安能遠
勝北軍蓋
繼光勦寇
東南本多
舊部其奏
請募調不
過廉頗思
意趙人之
載家左祖
南人遂若
南人之人
勝北人者
以是類言
敗兵有不
敗之理乎

冬十月遼王憲爚莊王致格子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憲爚在嘉靖時以奉道被

寵賜真人號至是巡按御史郅光山西長治人劾其淫虐僭擬諸罪狀遣侍郎

洪朝選字舜臣同安人等往勘得實免為庶人國除初張居正家荊州與憲爚有

隙及朝選往勘諷令坐以謀反朝選不從居正怒屬巡撫勞堪江西德化人羅

織朝選死獄中

十一月宣府總兵官馬芳襲寇于長水海子即白海子注見前又敗之鞍子山亦曰馬鞍山在

獨石口東北先是或為錫林阿謀以五萬騎犯蔚州誘芳出而以五萬騎襲宣

府可得志芳預伐木環城寇不得上乃解去頃之芳率參將劉潭等出

獨石塞外襲其帳于長水海子還至塞追者及鞍子山芳迎戰又大敗

之芳有膽智諸敵情所至先士卒一歲數出師搗巢或躬督戰或遣裨將家畜健兒得其死力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寇大驚芳乃帥師至大松林頓奮輿和衛登高而望耀兵而還輿和衛注

前見

〔已〕三年夏四月以海瑞為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 瑞威望久著屬

吏聞其至墨者多自免去中官監織造者為減輿從有勢家朱丹其戶

恐瑞見即黜之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

大戶兼并力摧豪彊撫窮弱下令飢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富家巨室